

大会
安全理事会Distr.: General
21 September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五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9、14、19、35、40、70、71、72 和 8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主要大型会议和
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可持续发展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
对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局势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不容忍行为

人民自决的权利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2020 年 9 月 18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们曾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的信(A/74/946-S/2020/704)中提请注意亚美尼亚可持续发展目标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中令人发指的事实篡改，并还提请注意亚美尼亚常驻代表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审议该报告期间作为主席在主持会议过程中的偏颇。

亚美尼亚常驻代表在其 2020 年 7 月 27 日的信(A/74/967-E/2020/6)中，没有就阿塞拜疆合理表达的严重关切提供任何可信的解释，事实上，他承认他自愿主持上述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公开、透明和有意义地讨论亚美尼亚政府的报告。



对我们就上述自愿国别评估报告所载亚美尼亚地图——其中用显示亚美尼亚本国的颜色来标明目前处于亚美尼亚非法军事占领之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周边地区——所提出的抗议，亚美尼亚常驻代表只能诉诸于完全虚假、荒谬和一再被驳斥的指控。亚美尼亚政府声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从来就不是独立的阿塞拜疆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有权自由享受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确定其政治地位，追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这确证亚美尼亚政府并不真正有意于真诚和负责任地参与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

此外，亚美尼亚常驻代表没有澄清这份假地图以及他后来的声称——它们显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认同而且明显违反国际法、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商定的解决冲突的条件数据——是否应被解释为亚美尼亚吞并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领土的正式声明。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不是这样，亚美尼亚单方面退出和平进程已经是既成事实。

亚美尼亚拼命想要篡改历史，但历史绝对不在它那边。众所周知，“Nagorny Karabakh(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或“Nagorno-Karabakh(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阿塞拜疆语原名“DağlıQ Qarabağ”(发音为“Daghlygh Garabagh”)的俄语翻译，其意思是山地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在该地区 and 更大范围的南高加索地区的集体定居始于 19 世纪上半叶，而下卡拉巴赫和山地卡拉巴赫历史上一直都是阿塞拜疆——包括 1918-1920 年第一个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和后来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91 年，阿塞拜疆恢复了独立，拥有当时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所具有的领土边界。因此，根据适用的法律，随着阿塞拜疆走向独立，山地卡拉巴赫显然包括在其领土界限内。阿塞拜疆独立后的局势和亚美尼亚的行动也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国际法，亚美尼亚鼓励、促成或维持该地区从阿塞拜疆分离的任何企图都是非法的。¹

安全理事会在其一致通过的第 822(1993)、853(1993)、874(1993)和 884(1993)号决议中，不仅没有提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及其所谓的“不可剥夺权利”的存在，而且毫不含糊地谴责对阿塞拜疆使用武力和占领其领土；重申了尊重阿塞拜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际疆界不容侵犯；确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要求占领军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离所有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其他国际组织的众多文件也基于同样的方针，表达了国际社会的统一立场。

必须指出的是，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决定和文件是在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族极端势力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通过的。

因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亚美尼亚临时非法占领的国际公认的阿塞拜疆领土。不用说，如果亚美尼亚的主张和捏造取得成功，国际法律秩序的基础就会崩溃。

¹ 详情见 Malcolm Shaw, “Report on the fundamental norm of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tates 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light of Armenia’s revisionist claims” (A/74/961-S/2020/729, 附件)。

亚美尼亚常驻代表信中的另一项虚假指控是，阿塞拜疆“选择不支持秘书长……发出的全球停火呼吁”。阿塞拜疆政府在 2020 年 6 月 25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表示支持这一呼吁。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在 2020 年 8 月 31 日给秘书长的信(A/74/1003-S/2020/872, 附件)中重申了这一支持。

而在亚美尼亚方面，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它大张旗鼓地声称遵守秘书长的呼吁，但那只不过是空洞的言辞和烟幕，用来掩盖其侵略和兼并的目标。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最近越过国际边界，明显违反国际法，在远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和阿塞拜疆其他被占领土的地方对阿塞拜疆发动袭击，经常违反停火和采取蓄意行动，其目的是改变被占领土的人口、文化和自然特征，这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关于其对人权和民主的评论，亚美尼亚当局应该首先好好看看自己，而不是指责其他国家。事实上，亚美尼亚历届政府，包括现任政府，都以暴力方式上台，并采取残酷之至的方法对付政治对手。因此，亚美尼亚第一任总统列翁·特尔-彼得罗相被指控在 1996 年操纵选举，并在 1998 年被迫辞职，此前他接受了以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文件为前提逐步解决与阿塞拜疆的冲突的办法。次年，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议会)遭受恐怖袭击，造成八人死亡：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和两名副议长、一名部长和三名议员。2008 年，有 10 人被杀，数十人被送进监狱，并实施紧急状态，以平息对该国总统选举期间造假的抗议活动。

亚美尼亚政府的最近一次更迭也是在逼迫下进行的，而且是无视选举结果，但新当局上台伊始就开始忙着指责前任的独裁统治、系统性腐败、操纵选举以及压制民主和人权。然而，自然产生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并以什么理由另眼看待亚美尼亚的现任当局。镇压反对派、迫害政治对手、出于政治动机的杀戮、限制媒体自由和干预司法，这些是今天亚美尼亚的残酷现实。

至于亚美尼亚的所谓“反亚美尼亚政策”、“宣扬仇视亚美尼亚”的无端猜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误导国际社会，掩盖自己的仇恨犯罪和长期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政策。由此，上述 2020 年 7 月 27 日的信中称，“对亚美尼亚来说，保护族裔、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包括儿童、难民和残疾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是无可争辩的优先事项”，以及“少数民族是亚美尼亚充满活力的政治和公民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与这些声称相反的是，亚美尼亚政府在其按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提交的第四次定期报告中说，“亚美尼亚是一个单一族裔国家”。² 因此，亚美尼亚当局现在必须澄清，他们是如何设法保护在该国已被铲除和不存在的少数民族的。

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与南高加索和全球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亚美尼亚是独一无二的单一族裔国家，它得以实现如此败坏声誉的局面，不是因为人口变化的自然进程，而是因为驱逐了所有非亚美尼亚人，特别是阿塞拜疆人这一曾经是亚美尼亚最大的族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及以后居住在那里的 50 多万阿塞拜疆人中，今天没有一个仍留在亚美尼亚。1980 年代后期，在驱逐当时余留的 250 000 名阿塞拜疆人时，数百名无辜者惨遭杀害。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历史和文化

² CERD/C/372/Add.3, 第 5 段。

遗产一直被蓄意铲除。那些幸存到 1980 年代末的纪念碑、建筑物和宗教场所后来被摧毁或遭到所谓的“重建”，真正的阿塞拜疆特性被改掉。在整个亚美尼亚，所有阿塞拜疆历史遗址都被重新命名，该国中所有阿塞拜疆墓地都被摧毁和亵渎。

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被占领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和做法，建立了清一色族裔地区。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发动的战争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摧毁了城市、乡镇和村庄；这次冲突造成数千人失踪；在所有被占领地区对阿塞拜疆人进行了种族清洗。阿塞拜疆被占领土上数以千计的历史纪念碑、清真寺、博物馆和墓地遭到破坏和劫夺。在这些领土上实施所谓的“考古发掘”或所谓的“重建”和“发展”项目的唯一目的是消除其阿塞拜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任何迹象。所有这些行为是亚美尼亚方面广泛、系统地实施的，构成国际法规定的罪行。³

亚美尼亚声名狼藉的行迹之上还加了一层对国际恐怖分子和战犯的美化，这些人为亚美尼亚提供的唯一服务并且让他们与亚美尼亚结成一伙的原因是，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以族裔和宗教为由杀害了数千名阿塞拜疆平民。这里只要提几个名字就够了。

亚美尼亚的民族英雄中有一个名叫 Varujan Karapetyan 的人，他的恐怖主义行为导致了 8 人死亡，55 人受伤，为此他在一个欧洲国家被判处无期徒刑。1980 年代另一个在亚美尼亚被提升为民族英雄的著名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是 Monte Melkonian。他在同一个欧洲国家被判处 6 年监禁，获释后，他利用自己的技能杀害和驱逐阿塞拜疆平民，直到 1993 年被阿塞拜疆军队消灭。Garegin Ter-Arutunyan(绰号“Nzhdeh”)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通敌者，他也是亚美尼亚的民族英雄。他被判处 25 年监禁，1955 年死于监狱。2016 年，这名战犯的纪念碑在亚美尼亚首都揭幕。亚美尼亚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仪式。

从上述可以看出，亚美尼亚在仇恨犯罪、捏造和虚伪方面的领先地位是当之无愧而无可争辩的，肯定不能由它来介绍关于民主、人权和负责任的政府间合作和多边主义价值观方面的经验。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9、14、19、35、40、70、71、72 和 86 下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³ 例如见 A/62/691-S/2008/95、A/70/1016-S/2016/711、A/72/747-S/2018/115、A/72/842-S/2018/364、A/74/851-S/2020/388 和 A/74/676-S/2020/90。